



(下)

巫山劍

新正 一 著

目 录

(下册)

- 第九章 遨游江海寻知己
疲残鹰犬落虎坑……………(1)
- 第十章 七绝移心真乱假
深宫行刺遇蕃僧……………(71)
- 第十一章 酒旆招风成毒穴
金盞明烛辨蛇龙……………(109)
- 第十二章 绝处逢生浮异岛
妙药回春解倒悬……………(153)
- 第十三章 嫉火烧成无义客
功名迷恋出疯癫……………(190)
- 第十四章 击节高吟巫峡景
群英荟萃荡神龙……………(237)

第十五章 矜念苍生龙羽化
赤烟空匣费人猜……………(280)

第九章 遨游江海寻知己

疲残鹰犬落虎坑

湖广境内，通往江陵路上的一座小镇的四海春酒楼里，那天方昊一走，这一老一少两个店内伙计霍地站了起来，那少者嘿咻一笑，老者立即嘘声制止，潜足门口，四下张望，已不见方昊踪影，进来把门问好。冷笑一声：“这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懵里懵懂，竟让我们略施小计，就骗走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大门咚咚响起。

这两人顿时大惊失色，难道这小子又回来了？

年轻的伙计麻着胆子蹑手蹑脚到门缝一瞅，呀的一声，把门打开。

进来的也是一老一少。

老的白发银须，少的是位垂髫女郎，翠裘上罩着一件红色披风，身材楚楚，亭亭玉立。

“本店今日不接待客人，你们没看见门都关了。”年轻伙计出手阻挡。

“店家哪有不做生意之理，我这娃儿要吃饺子，走遍整个镇上只有你这家卖小笼蒸饺，今天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”白发老叟轻轻用手一推，这伙计一下摔出五尺多远，老叟随即

找个桌子，和女郎两个坐了下来。旁若无人。

满脸横肉的年轻伙计从地上一爬起来，两眼火星直冒，正欲动手，年老的那个伙计连忙制止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年轻人不懂事，二位莫见怪，既然是要吃饺子，好，我们马上做，请二位楼上坐，”说罢手一摆，躬身相请。

年轻女郎一乐：“行，只要有饺子吃，哪儿都行，师父，咱们上楼。”

白发老者略显迟疑，随即答道：“好，上吧！”

年老伙计深陷进去的眼眶里的黄眼珠滴滴直转，在前面引路。年轻女郎高兴地往上走，白发老者漫不经心地边走边张望。

他们又坐到了方昊他们上次坐的那张桌子上，伙计照样端上一壶香茶，两只茶盅，把茶给两个斟满后，说声：饺子马上就上来，请先喝点茶，转身退在屏风后通过缝隙偷看。

女郎端起茶盅，正待要喝，老叟一伸手把茶接过，顺手一倾，水如箭柱，直射屏风，只听得“哎唷！”一声，屏风后伙计抱头嚎滚起来。

“瞎了眼的东西，竟敢暗算你祖爷爷，屏儿快随我来，这是黑店！”白发老叟身形离座，女郎随身跟上。

这两人正是峨嵋白叟李子乔和翠岭红巾上官屏，四处寻找方昊不着，回到峨嵋山又教了屏儿几年武功，这次被屏儿缠过不住，不得已，又出来寻找方昊，来到这个镇上。

一进店，李子乔见两个家伙挤眉弄眼，已成戒意，及至上楼，通过曲廊，见其构造迥异寻常，暗藏杀气，已察觉有鬼。待到伙计倒茶，李子乔已闻出茶中香气不正，故装不知。那伙计屏后偷看，如何瞒得住这位江湖异人，借此发作一杯茶水，当即穿透屏风，直射伙计的眼睛，拖着屏儿就往外撞。

同样，曲廊一过，又是那荒凉院落，李子乔嘱咐一声：“屏儿，这是扑溯迷离的鬼把戏，你不要乱跑，小心点，跟我来。”

下到院中，李子乔看了一阵，冷笑一声：“这点障眼法，想唬住老头子，还太早。”带着上官屏左三步、右七步往前直撞，忽然前面一片湖水挡住去路。湖边有条船停在那里。

上官屏说：“师父，咱们上船划过去。”

李子乔制止道：“慢，这儿似乎又变了路数，布这个阵的人看来擅长阴阳五行之术。”

站在湖边仔细观察了半晌，脸上渐渐露出得意之色。说声“屏儿，不要怕，跟紧我”。起脚就往湖里走。

上官屏初见下湖涉水，心中疑惧，硬着头皮遵师之命闭目前趋，谁知足踏下去，却是草地，只听得李子乔口里念道：“左七右三，相克相反。”走得七步一转弯，湖水倏忽不见，闪出一条石板铺成的小道，前面三丈开外一座隐约的红砖青瓦楼房，里面灯明火亮。

李子乔停着又看了半晌，说声：“好了，咱们上前看看，不要惊动了他们。”二人施展轻功，轻轻扑近楼房。

楼下房子里的木柱上，一个瘦长的和尚琵琶骨给人用铁索穿着被锁在上面，面色苍白，神情痛苦之极。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，在不停地拷问他。

边上一个瘦骨棱棱面如锅底的老头儿得意地说：“宁峰主，我劝你还是痛快一点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们巫山派那个小猴儿叫什么名字？他把那把赤龙剑藏到哪儿了，我就饶你一死，马上把你放下来，给解药给你。”

显然绑在那柱上的人，就是净坛峰主宁梦龙，看来他受刑已经很久，衣裳尽湿，地下血迹斑斑。

宁梦龙咬着牙哼了一声道：“要我说可以，你先把我的那位

师妹放走。”

“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你以为我鬼脸判官骆少寿是小孩子，告诉你，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，至于你那位师妹娇娇欲滴，不是你巫山的一朵花吗，这朵花我黑白二老是采定了，等着将来给你巫山派送二个外甥子来。”说罢，骆少寿淫邪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楼上一声尖叫，上官屏飞身上去，楼上房内一个苍白脸庞的留着几根山羊胡子的老头，正在朝一个缚在柱子上的姑娘逼近，口里哼哼道：“你说不说，不说，我把你衣服剥得精光。”手一伸一下把这少女的外衣撕成二半，露出紧身红兜，玉脂般的乳峰隐约可见。少女气急败坏啐的一声，将一口带血唾沫吐在这老者脸上。

“我看你这妞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看不上我这骆少寿老头子，我偏喜欢你这个劲头，你想自断经脉，做不到，吃了我的五香追魂散，劝你放老实点，乖乖地从了我！”说罢，伸手就往少女胸前摸去。

上官屏在外面直看得气愤填胸，手一扬，银光一闪，五缕金针，破窗而入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无耻狂徒，竟敢如此作恶，快来纳命。”

骆少寿欲心似火，忽听背后风声，才知不妙，亏他造诣不凡，就地一滚，避开了上盘致命的四针，倒是如此，腿上已经着了道儿，只觉得小腿一麻，心中大怒，反手挥掌，人随掌出，直向上官屏扑来，速度之快，方位拿捏之准，确不愧武林一流高手。

上官屏见他扑来，早已闪身落地，随即一个凤凰展翅，双手十指如箕，直向骆少寿袭来，骆少寿扑出窗外一看，暗算他的不过是个十四五岁女孩，心存藐视，狰狞一笑道：“好个漂亮

女娃娃，你骆老爷兄弟二人，正嫌一个少了，你跑来正好凑数。”见她十指叉来全不在意，伸开双掌就抓，也是他活该此劫，要是论他功力和对各派武功的熟练，上官屏都要逊他一筹，如果他谨慎从事，百招之内，上官屏必败无疑，偏他自认在江湖上成名多年，内力深厚，加上邪念一起，欲火如焚，见上官屏十指尖尖，如葱葱玉笋，只想两手一把抓过来。待到指掌一触，只觉这十指劲道绝猛，锐如钢针，才知不好，情欲没撤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只听到喀嚓一声，双腕齐断，血如涌泉，痛得大喘一声，“好狠的贱婢。”就地一滚，避开了上官屏的一腿。双手一抱压住穴位，抱头鼠窜。上官屏哈哈一笑道：“认得金钢十指么？”

上官屏正欲追赶，正出来和李子乔斗的骆少寿侧身一闪，拼着性命一掌向上官屏迎面而来，上官屏见骆少寿来势凶猛，一个风点头让过了这掌。骆少寿这一掌扑出，早给李子乔顺手牵住。叫声：“你这黑不溜秋的老鬼，越活越像条狗，在江湖成名多年，居然给人家来卖命，今天老头子，看你活这么大年纪不容易，饶你一条狗命，下次再碰上我李子乔，就没有这么便宜了。”手一甩，直把骆少寿摔出十丈有余。骆少寿从地上爬起，一听说是峨媚白叟到了，知道今日是裁定了，二话不说，背起痛昏在地下的弟弟就跑，瞬刻，不见人影。

李子乔、上官屏回身进屋急忙解下二人，岂知宁梦龙和李茹铁链绳索一解，立即瘫倒在地。

李子乔俯身观察一番，快速从襟中掏出二口红色丹丸塞进上官屏和自己口中，脸色严峻地道：“他们已身中芸香追魂散之毒……这……”

“李老怪，亏你也识得芸香追魂散，告诉你，你也跑不了。”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果然阵阵异香袭来，显

然不知什么时候，室内口上已经多了个香炉，香气正袅袅从炉内升起。

上官屏起身就要外闯，李子乔一把拉住她衣襟，随即颓身倒下，上官屏随即也倒在他身旁。

从窗口进来一个人，身着蓝袍、腰缠银带、白髯脸、尖下巴神情委琐的中年人，满脸狞笑，看着自己的猎物，又惊又喜地道：“李老怪想不到今天也栽到我五毒堂沈千山手里，怪不得我沈某心狠手黑，你这个人是不能再留下啦。”脸色一沉，贯足劲道，脚尖直向李子乔太阳穴点去，眼看名震武林的一代高人峨嵋白叟就要丧在他沈千山脚下，得意之情，露于神色。岂知这一足踢了个空，沈千山暗道：不好！急忙收腿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只觉脚踝胫骨一阵奇痛，直透脊梁，整个身子已被李子乔倒提起吊在梁上。

“你这点本事，也想来捉弄你祖师爷，也不尿泡稀尿照照自己。”李子乔站在旁边哈哈大笑。从勾脚、捏踝、扯索，到把沈千山倒吊这一连串动作，竟在一瞬间完成，身法之快，已臻化境。

“快拿出解药来，不然就要你的狗命。”上官屏用剑比着沈千山。

“栽在你们手里，算我沈千山看走了眼，要解药，那没门。”沈千山犹自不服。

“看你这家伙不到黄河不死心，那就先尝尝这分筋错骨吧。”上官屏柳眉一竖，手如风，沈千山顿时嚎叫扭动起来。

“交不交？”上官屏手不放松地问。

沈千山头上汗珠直滚，咬牙不语。

“看来还得给你加一碗我峨嵋山的特产心沸汤才够味。”上官屏端上一碗水，拿出个小瓶，倒出一些黄褐色粉末放在里

面，顿时腥气扑鼻，碗中之水忽忽旋转，不断翻滚。

“来吧，试试这汤味道如何？”上官屏一手提起沈千山脖子，一手持汤就往沈千山嘴边送。

沈千山本来给分筋错骨已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一见这汤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这个五毒堂主是专门以毒伤人的，早就闻说这心佛汤一喝，心肝扭结，五脏如炙，全身痉挛，痛彻心肺，且痛苦终身，叫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登时面如死灰，口中求饶道：“我交、我交、我交。解药在我衣襟内小葫芦中。”

上官屏急忙从沈千山怀中掏出葫芦，倒出几粒红色药丸，送到沈千山眼前道：“这种解药那要先让你吃一顾。”

“这个时候，我安敢骗姑娘。”说罢将这小红丸吞下，半晌，见他神色无异，上官屏立即给宁梦龙、李茹灌上解药。

过了一刻，李茹、宁梦龙已从昏迷状态中解脱出来，只觉周身气血俱已畅通，神情一振，赶忙上前谢过李子乔和上官屏。

“你这个该死的淫贼，我要把你千刀万剐。”李茹一抬头看见吊在梁上的沈千山，挥剑就砍。

“姑娘，你搞错了，刚才调戏你的可不是我，我沈千山虽然号称五毒堂主，可从来不近女色。”沈千山挥手一挡，半截小臂跌落下来，血流如注。

“沈千山，你一生作恶多端，念上天好生之德，饶你一死，只废掉你武功。”说着，李子乔一把扯过李茹，双指为戟，朝沈千山身上一指。沈千山顿时浑身一抽，瘫软下来。

“你废我武功，还不如杀了我好。”沈千山被从梁上解下后，滚到一旁发出悲鸣。蓦地挣扎坐起，满脸青色，一声呼啸。凄厉之声。响彻院落，只听得外面一阵树叶草木飒飒之声骤起。

四人出外一看，顿时大惊失色。

只见落院地上、树上、石山尽是凶蛇毒蝎蛇，眼中亮出的休人的绿光宛如满地繁星，密密麻麻，铺天盖地向这所房子游来。

饶是李子乔这个久历奇险的武林婚娶，见了这种场面也自吓得心惊肉跳。

沈千山见四人面面相觑，得意的狞笑道：“一个废了武功的人，居然把绝顶高人给制住了，这又是你没想到的吧！等着吧，我将亲眼看到你们在毒蛇的缠绕下痛苦的痉挛，凄惨的号呼。”

沈千山恶毒的咒骂，使李子乔突然心里一动。飞身进屋抓起沈千山往十丈以外的毒蛇堆中扔去。

沈千山万万没有料到李子乔会有这一着，不禁大骇，扑的一声落地，嗓子里急速发出鸡鸣似的声音，说也奇怪，那些毒蛇，听此声音竟然后退，离他三尺左右环视。

李子乔见状大喜，顺手拖住身边的宁梦龙施展上乘轻功飞的一跃，跳到沈千山身后，右掌放在沈千山脊椎骨上，喝了声：

“你给老子把蛇喝开，在前开道。”

沈千山一声不吭，眼睛露出恶毒怨恨的凶光。

眼看群蛇蠢动，又将上来。

李子乔略一沉吟，提起沈千山又往前一丢，沈千山眼尾即将身落蛇群，心不由主，又叫起来，李子乔携着宁梦龙飞身跟上，李子乔身手异常敏捷，不过顷刻如此六次已出蛇圈。

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再进去把他们引出来。”李子乔一边叮咛宁梦龙，一手又把沈千山丢进蛇圈，随身起在空中，岂知这沈千山一身武功已废，给李子乔甩得五六次，早已头破血流神昏颠倒，哪里经得再甩，掉进蛇圈，已昏迷过去，哪里还做得出声。身一落地，众蛇蜂拥而上，亏得李子乔轻功高绝，身

在半空，一见不妙，急向后一个仰翻折了回来，直惊得出了身冷汗。眼见爱徒未出，心如刀割。急忙堆上柴火，叫宁梦龙火速到镇上弄上硫黄、雄黄等物，一阵火攻，撒上雄黄，才扫出一条路来，待到楼前，进屋一看，哪里还有人影，到处查看，只有一座空楼，直急得李子乔捶胸顿足，伤心已极。要说是毒蛇咬死，连尸骨也没有见个影儿，到底她们上哪儿去了？

正是在李子乔抛着沈千山之时，蛇群已开始往楼上爬，上官屏、李茹二人，直吓得往屋顶上窜，须臾，蛇群的前锋已缘瓦而上，上官屏、李茹二人直往屋顶中央退缩，忽然，一堵墙把她们堵住，竟是一个方形烟囱，大可容人，眼见蛇群已近，情急间，哪里顾得许多，二人径自爬进烟囱往下跳，落地以后，漆黑一团，环摸四壁，一侧似有一洞，二人急急就往里闯，在甬道里走了一盏茶时分，洞到尽头，外面星光闪烁，竟是一条小溪，对面是一道削壁，沿溪而行，约数里，前面隐约有灯光，稍前，竹篱茅舍，依溪靠林，二人近前叩扉，扉门半闭，鸦寂无声，上官屏轻推扉门，探首窥视，一中年道士端坐蒲团，只见他年近五十，白面无须，一对龙凤眼内含慈光，下巴朝上，威朝天状，葛布长袍，气度闲雅。二人躬身施礼道：“对不起，打搅你老人家清静了。”道士两眼微睁，精光直射，以手示意二个坐下，随即又闭目入定。

俄顷，一少年公子从外入，见李、上二人，貌甚惊异。道士微睁双眼，对少年公子道，“带她们二位到后面歇息去。”

少年公子说声：“遵命。”转身向李、上二人说了声，“请。”

李茹见那少年中等身材，隆眉大眼，壮美矫健，风度翩翩，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，恰好和那少年眼光碰了个正着，脸上不觉一红。那少年也觉得忸怩。

“敝舍荒陋，有慢两位佳客。”少年公子把李、上二人引到后边一个宽敞的房子里，非常谦恭地说。

上官屏思念师父，忍不住道：“请问公子，此是何地？可有路径通往小镇。”

少年公子神秘地一笑道：“此地没有地名，也没有路通往小镇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两位姑娘今晚就请在此安歇。”说罢，翩然而去。

二人打量室内，虽然茅舍小屋，却布置精雅简朴，不似寻常农猎人家，亦不似道寺、茅庐，心中纳闷。

次日清晨，二人刚起，少年公子已经起来，端上一盆粟米粥、一碟热腾腾的椒盐卷、两色酱菜放在桌上。恭声道：“荒村野舍，粗茶淡饭，不成敬意，请二位聊以充饥。”说罢，转身要走。

上官屏实在忍不住了，说了声：“且慢，不要叫我们专吃闷饭，请问，尊姓大名？”

“二位姑娘，请先用饭，我先告辞。”少年公子避而不答，还是要走。

李茹身形一闪，迎面拦住，满脸娇笑对着他道：“你是不是把我们看成要饭的，你要不告诉我们姓什么？这饭我们不能吃”。

少年公子道：“二位贵客，光临茅舍，小生岂敢轻待，小生实乃山村野夫，无名之辈，姑娘请谅，实在没有必要奉告。”说罢侧身要走。

李茹见他硬不肯答，心中有气，伸开双手一拦，少年身形轻闪，衣袖轻飏，便把李茹隔开，低头就往外钻。

上官屏见他身手矫捷，武功似非平凡，心中大骇，身形一闪，一伸手拉住了他的后襟，那少年哪料道这一着，外钻的身

子一顿，恰好李茹拦到，竟一头撞到李茹怀中。

李茹一见少年一头扎进自己怀中，后退二步，只羞得两颊绯红，满面娇羞，嗔道：“你这人怎么搞的，如何这般无礼！”

那少年公子一头钻去，正好撞上李茹的胸部，那柔软温香的感触，顿使他如同电击，后退三步，仍觉血往上冲，神情极为尴尬，连忙向李茹躬身道：“对不起，姑娘，我刚才实在不是故意的。”

上官屏一见两人窘状，幸灾乐祸的笑道：“谁叫你直想走，生怕我们把你吃了，不然，你怎么一头钻到我姐姐的怀中，去闻她的香气呢！姐姐，这件事可不能跟他善罢干休！”

李茹一听上官屏此言，心中又羞又气，急得直跺脚，眼泪不由自主地簌簌落下。

那少年公子一听，也觉得这个祸撞大了，偷眼瞧那李茹，似带雨梨花，婀娜逼人，回味刚才一撞，犹觉温香在握，心中一动，顿生爱意，遂对李茹再行稽首道：“小生姬云，适才冲撞，实在太为失礼，望姑娘见谅，请问二位姑娘芳名？如有吩咐，小生谨遵芳命！”

李茹本来对这风度翩翩的公子就有好感，只是一直傲慢不答，加上撞着她的禁区，如何不恼！现在见他吓得六神无主，态度虔诚，便半恼半嗔地道：“我李茹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。”说罢秋波一转，含情脉脉，见姬云正瞪着她，顿时脸上红云又起，粉颈低垂。

上官屏见状哪里肯饶人，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开口谨遵芳命，问你这是什么地方、尊姓大名，半天不说，好大的架子，现在请问你姬公子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，前面住的那位法师是你家什么人？”

姬云给上官屏这一问，神情顿时紧张，半晌才讷讷道：“这

个地方穷山僻野，哪有什么地名，前面那位道爷，是我家叔父，结庵在此隐居，因他家无人，家父命我时常来伺候。”

上官屏冷笑道：“姬公子，我看你叔父气色，早年必是富贵中人，他那双龙凤眼可不是别人有的，你姬公子倜傥风流，身怀绝学，为何到此结庵隐居，实在令人费解？”

姬云脸色微变，乍惊终缓，淡淡一笑：“姑娘好眼力，确实我家原本十分殷富，薄有功名，只因得罪仇家，避祸在此。”接着转守为攻道：“二位姑娘，姬某虽然刚才冒昧，但你们的身法极快，显然武功不弱，能否一示师承？”

上官屏笑道：“我不像你躲躲藏藏，我叫上官屏，我的师父叫做李子乔，这次一块儿出来找人，昨天给那鬼蛇群冲散了，至于这位姐姐，我还是昨日才认识的。”

姬云道：“你们昨日才认识？”

上官屏道：“谁道不是？不信问你撞的那位姐姐。”

李茹昨晚和上官屏急于逃命，加之夜色匆匆，到此茅舍后，被折腾了一天，神情确实疲惫已极，没顾得上问，恰好姬云来了。现在听上官屏一说，不由得哦了一声道：“你就是上官屏？我小师叔想你想的好苦！”

上官屏一听李茹当着生人的面，说起这话，心想李茹这么大了，他的师叔都快是老头子了，脸上如何放得下来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李姐姐才有味，你那小师叔是个什么东西，恁地无故拿来羞辱我干什么？”

李茹自知话没讲清，叫上官屏误会了，见她生气，有意卖点关子，忙道：“我那小师叔不是什么东西，而是一表人才，武功盖世，年岁比我还小，竟敢跑到神龙山去偷剑，说是把个什么官妹妹丢了，经常在念叨，我刚才听你姓名里有个官字，以为是你，想不到搞错了，对不起，怪我失言了。”

上官屏一听，自悔出言冲撞，晓得李茹在卖关子，但方昊的行踪是她最为关心之事，岂能失之交臂，顾不得羞怯，忙道：

“李姐姐，别生气，你那小师叔究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李茹见上官屏的着急模样，噗哧一笑，狡黠的道：“刚才还嘴硬，现在可软了，我那小师叔叫不圆细流，他父亲叫不逆非道佛先生。”

上官屏见李茹故意捣蛋，一个劲说好话。

姬云站在一旁，见这两个姑娘说嘴斗智，神情憨娇，不觉入神，听得李茹讲这两个人名略加思付，心中一动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不圆则方，小流为奚，非逆则孝，非佛道即儒。那你那位师叔是否姓方名奚，其父就是有名的孝儒学士？”

李茹见姬云才思敏捷，好感倍增，频频点头道：“姬公子真聪明。”

上官屏一听果是方奚，喜出望外，急忙把李茹扯过来坐下道：“他在哪里？他干什么去了？”

李茹这才将方奚到巫山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直把上官屏听得心花怒放。

二个姑娘，越说越亲热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姬公子竟走了。

“方哥哥会不会给四海春这班匪徒给害了？”上官屏有点忧虑。

“小师妹，你别急，方师叔功力已不可思议，我迷迷糊糊倒下时，见他已在坐下运功御毒，那两个人奈何不了他。”

“是也是，他有雪山功夫在身，又服食过冰山碧雪丹，要把他毒倒不容易，至于那黑、白二老，我跟他较量过，肯定斗不过他。”上官屏自言自语的答道。忽然醒过神来，臊得满面绯红，用两个拳头对着李茹一顿急敲道：“李姐姐，你尽欺侮人，我不依你。”

李茹笑得前仰后合道：“我可是说的实话，不过说得早了点。”

上官屏急了，赌着气说：“你们巫山派里尽是欺侮人的，我这么一点年纪，你也尽要弄我，你的师叔丢了，一点也不急，我以后不理小师叔了。”

李茹见上官屏动了气，忙不迭的道：“好妹妹，我是逗着你玩的，当着别人我决不说了，这次我是专门陪小师叔来找你的，你要是恼了，我小师叔会要怪死我的。”

上官屏忽然正色地说：“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，想办法去找他们。”

正说间，姬公子走了进来，满脸堆笑道：“我叔父今日一早离开此地，临行时再三嘱咐我好好款待二位姑娘，二位如有兴致，请在此多住几日，小生愿陪二位一览附近风光。”

上官屏道：“谢谢姬公子和你叔父的美意，我等确还有要事，急着去办，想即刻离此。”

李茹心里巴不得和姬公子多处几日，但见上官屏已经一口拒绝，做不得声，只是脉脉地看着姬云。

姬云见此，立即答道：“二位一定要走，我马上相送，不过有一事相求，我叔侄二人居此敝域，杳无人至，姑娘们出去，请望勿道及，恐仇家寻害，我看二位乃侠义中人物，务请二位答应此事。”

上官屏道：“姬公子请勿多心，这点我们一定遵命，季布一诺君子一言。”

李茹见姬公子仍面有隐忧，嗖的拔下头上碧玉簪，叭地一声，折做两截道：“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，朋友之交、节义第一，他日失约，有如此簪，这点信物，请公子收下。”言讫，把半截玉簪送到姬云手里，眼中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眼光。